

言说与现场

李仰智 著

——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读法

卡尔维诺说：“写作有些类似于在一片密林中开辟道路，它使我们能够感到事物的神秘，它的韵律和节奏，它的呼吸，它不安的悸动，通过写作，我理解并能想象存在的奥秘和浩瀚，它几乎无法被人感官和思想所穷尽。”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研究亦如此。多年以来，从机关到高校，从高校再到机关，再从机关回到高校，从开封到郑州，从郑州到南宁，一路走来，八千里路云和月，文学的水草一直缠绕着我，那种在密林中开辟道路感知神秘的冲动始终未灭。尽管我不是一个好的做学问的人，但心向往之。有心同学，内心大地的“真情”一直暗自呼吸文学研究的种子破土而出。正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仰智 著

——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读法

言说与现场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言说与现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读法/李仰智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2-011050-6

I. ①言…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4550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3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插页3

版 次 2015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050-6

定 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广西培养新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专项资金资助出版

广西师范学院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专项经费资助出版

思考的快乐

刘思谦

仰智的《言说与现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读法》即将出版，书中有关于我学术思想研究的内容，按说我应该“回避”。但作为曾经教过他的老师，抛开学术评价，借此机会回顾一些往事，激励并祝福仰智和我所有年轻的学生和朋友们，我也很乐意在此说几句话。这本书里的文字，我以前大体都看过，有的我还是他的第一个读者。在从头至尾的重读中，我感受到他思考的快乐以及由思考带来的那种意随笔至的快意。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学研究者和论文写作者最快乐的时刻。

我与仰智的师生情谊始于1997年。那一年，他报考我的研究生的时候才刚刚二十出头。我印象中，那时他能创作，也能搞研究，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面试的时候，给导师组留下了不是人云亦云，而是颇有见地的印象。很快他成了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四名硕士生中的一员。那时我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看遍了世事沧桑风云变幻，对如何指导研究生有自己的也常常不为别人理解的甚至有些“不近人情”的严厉，那就是要求他们做一个“清醒的个人”。仰智很有悟性，也不乏见地，对我的要求适应很快。他的研究生论文是关于先锋小说的研究，这个选题源自我给他们布置的一篇课程作业。这篇《从正常中逃逸，到反常中舞蹈——论先锋小说的先锋意识》的论文经我的推荐，发表在《河南大学学报》上，很快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当年,作为一个没毕业的在校生能拿出这样的课程作业,应当说是为数不多,也是难能可贵的。

2001年,他硕士毕业一年后回河大考我的博士生。当年,报考人数很多,竞争也很激烈,有的考生已经具备了教授职称。开始,我还很担心他。后来,仰智用他的实力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这一届七名博士生中年龄最小的一员。那时,我正在给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开设“文学研究方法论引论”的公共课。从1999年开始,到2001年已经连续了三年。当初要开这门课程的初衷是清楚的,就是要解决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问题。这个问题摆在所有以文学研究为志业的人面前,区别在于是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研讨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专题也逐渐增加,从方法论研讨为起点,引出博士生们综合性地运用这些理论方法进行文学研究实践。仰智他们这一届来的时候,正是前后两个阶段衔接的时候。我给他们的讨论题目是“新历史小说与历史诗学”,这个题目和仰智读硕士时关于先锋小说的研究有密切的关联。后来,仰智给我说,他看到这个题目时有一种“灵光乍现”的感觉,他以新历史小说为博士论文的选题的决定在那一瞬间就产生了。后来他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后记中说,“那一刻感受到了命运的安排,每每心醉神迷不知今夕何夕,夜半时分,似乎能听到历史之门被夜风敲击发出的咣咣的声音”。听了他的感慨我心中有一种震撼和感动。我们的师生缘分在那一瞬间碰撞出了不期而至的灵感的火花,共同感受到了人生际遇中命运的呼唤与应答以及面对命运的叩门声时勇于选择和承担的勇气。

我很欣赏仰智对文学和生活的颖悟与把握。多年的观察,我发现他不仅在学术上颇有天分,还表现出了统筹协调周到细致的组织能力。从硕士到博士,他都承担了一部分我的教学和科研的秘书工作,通知上课、组织讨论、编辑书稿甚至外出开会预定车票等等,一些非常琐碎的事务,他都打理得有条不紊。他以他特有的聪慧与决断让我和我的同学们能够经常感受到一些意外的惊喜。我指导博士生

的对话成果最终以《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为名在河南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仰智就负责了其中部分的编辑、校对、通联工作。想起往事，现在还历历在目。指导仰智他们读博，最难忘的就是我们的几次“对话性专题讨论”了。

对话是中西哲人早期的授课形式和写作的文本形式。对我和仰智他们这些学生来说，对话主要体现为思考的动态过程。我一直强调，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经验和历史记忆，我有我的他们有他们的，我希望他们能尊重我们这代人的人生经验和历史记忆，而不是盲从；我更乐意看到他们在对话中丰富对历史的理解，也丰富对当代生活的理解。我也从中感受到了他们这一代年轻学子思考的快乐。令人高兴的是，当年我和仰智他们的对话形式被他继承并发扬光大。他这本书中，既有言说的客体，也有言说的主体，更彰显了言说的形式并且保留了言说的现场。我想，他的言说和言说的现场和我的教学方式理路相通一脉相承，应当是激发思考与激发交流的现场。无论如何，文学研究都不是一种封闭的理论与方法的实践，归根结底是我们关心意义和价值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仰智深得我心。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十年过去了。仰智这本书既是他个人思考与成长的见证，也说明他博士毕业十年后依旧保持着一个文学研究者独立思考与思想启蒙的信念。我很欣慰。仰智还很年轻，是个好苗子，既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又有一定的管理才能，我对他的未来充满着期待和信心。是为序。

2015年5月5日于郑州

目 录

思考的快乐	刘思谦 1
-------------	-------

第一章 “说什么”

第一节 燃烧的迷津

——先锋小说的文体意识及其哲学精神	3
-------------------------	---

第二节 从正常中逃逸,到反常中舞蹈

——论先锋小说的先锋意识	30
--------------------	----

第三节 “断裂”话语和文学“暴动”

——对“晚生代”小说的再反思	42
----------------------	----

第四节 女性言说的“历史浮现”

——文学视野下的“性别理论”及其言说主线	72
----------------------------	----

第五节 启蒙的复苏与审美的皈依

——对新诗潮的回望和考量	87
--------------------	----

第六节 历史:作为文学研究的关键词

——关于新历史主义理论与文学的读书报告	124
---------------------------	-----

第七节 生成与流变

——基于文学语境对“历史”理论的观察与考量	133
-----------------------------	-----

第八节 个人:描述历史存在的刻度 150 |

第九节 死亡:历史的切片 154 |

第十节 真实:“花非花”

——一个问题、两部小说、三点启发	173
------------------------	-----

第二章 “谁来说”

- 第一节 “在被既定话语描述为地狱的地方,她启迪我们进入天堂的发现”
——刘思谦先生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想 197
- 第二节 综合性·现场感·价值观
——关于《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 223
- 第三节 美丽的蜕变:从小说到电视剧
——不同性别视野中的文化形态 228
- 第四节 性别视野:爱情故事的叙事印迹 232
- 第五节 颠覆与重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建构 239

第三章 “怎么说”

- 第一节 以个人名义进入历史书写
——关于李洱长篇小说新作《花腔》的对话 251
- 第二节 国际视野与中国当代文学
——第四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纪要 275
- 第三节 叙述的暗示
——凡一平新作《上岭村的谋杀》品谈 295
- 第四节 八桂多才俊
——广西文学的现状与未来 304
- 第五节 风中芦苇在思索
——关于生存哲学和死亡叙事的对话 331

- 汗漫的遁辞(代后记) 352

第一章 “说什么”

第一节 燃烧的迷津

——先锋小说的文体意识及其哲学精神

先锋小说可以说是继“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以来在小说文体上的又一次革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马原、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一批作家以迥异于传统小说的叙事革命和语言试验策马跃入文坛时,人们对小说的解读惯势和批评思维都遭到了空前的挑战。在先锋小说的天空下,叙事变得难以捉摸,难以把握。人们就是在这种手忙脚乱中接受了先锋小说带来的审美恐惧和神秘,一时间,责难的声音此起彼伏,对这个传统小说的“可耻叛徒”兴师问罪。“形式主义”成为先锋小说头上的鄙夷称谓。^①这确是对先锋小说的误读。所谓“形式主义”,应该是指那些热衷于玩弄写作技巧而缺乏经验与观念支撑的文学倾向,而先锋小说自觉的文体意识不仅仅是纯粹形式上的,这种形式从其本质来看,是一种包括了叙事层面和支撑这种叙事策略的哲学精神的、特殊的、别有意味的形式。

近年来对先锋小说的研究要么是对其初衷的误读,要么是对其文体意识的嘲讽,也有从正面对先锋小说的文体革命给予热情的指认者,但大多仅仅把其意义定位在技术层面的分析上,鲜有把其文体意识及其哲学精神相互关联,做两项打通的深度研究。这确实与先锋小说的创作实绩不甚相称。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展开对先锋小说文体意识及其哲

^① 参见谢有顺:《缅怀先锋小说》,《文艺评论》1993年第5期。

学精神的探讨:一是为先锋小说进行文体革命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背景清理出一条内在的线索;二是结合文本分析,对先锋小说的文体意识进行切近本质的梳理;三是在此基础上,探讨先锋小说的文体意识和其思想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其背后起着强大支撑作用的西方当代哲学精神。最后,简要探讨一下先锋小说在进入90年代以后的分化和流变。



先锋小说作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一部分,肇始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大梦方醒。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不管这场反思是否彻底,毕竟,其对原来中心价值系统的颠覆所引发的僵化的既有文化秩序的崩溃,无意间给文学的蜕变和试验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的文化舞台和心理空间。随着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文学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早春”。

文学意识的觉醒必然呼唤艺术手法的刷新。其中,现代主义正是重要的一翼。对从精神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的人们来说,人们对文学新领域、新观念、新手法的渴望和现代主义的兴起一拍即合。新时期现代主义新潮小说就是在这种内外双向的合力作用下生发出来。然而,这一切都并非一帆风顺。在那个革新与保守两种势力并存对峙的特殊历史时期,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文坛引发的大地震,引起了文艺理论界的关注和思考。论争也就不可避免。这期间,有两次论争影响较大。一次围绕剧作家高行健的著作《现代小说技巧初探》^①,另一次围绕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②一文。当时的论争是相当激烈的,火药味十足。胜负暂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现代主义很快就落实到了小说的创作实践中来。

① 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2期。

1979年,茹志鹃在第2期《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这篇小说被文学史纳入了“反思文学”的范畴,但在结构上却显示了对现代主义艺术手段的最初尝试,作品打破了时间的顺序,通过小说人物的意识流动穿插了解放战争和“大跃进”两个历史时期的故事。这种大胆的结构方式在当时颇为引人注目。

进入80年代,较早的自觉探询现代主义艺术形式,在创作和理论两方面都影响较大的作家是王蒙。他的一束意识流小说被看作是中国当代现代主义新潮小说的滥觞。1979年10月21日,王蒙在《光明日报》发表短篇小说《夜的眼》,这被普遍认为是新时期文学中典型的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随后的1980年,他似乎是有意为之,连续推出了意识流小说的“集束手榴弹”。其中包括《春之声》《海的梦》《布礼》《蝴蝶》《风筝飘带》等。在这里,王蒙的文体意识已经相当的自觉,他运用自由联想、时空交错、情感跳跃等西方意识流技巧,描写了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复杂情绪和内心世界,揭示了其背后隐秘的社会根源和政治原因。《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描写了人处在时代变化中的心理感受;《布礼》写了钟亦成1957至1979这22年间的思想片断和心路历程;《蝴蝶》写了老干部张思远经历了历史动荡期的命运变幻和自我追寻。这一时期的王蒙,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小说“先锋”取向的探索。

王蒙的成功尝试为更激进的后来人开辟了更大的空间。1985年左右,一些更年轻的激进者从局部借鉴发展到创造出了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小说。这些人中有代表性的是刘索拉、徐星。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以一群音乐学院的大学生为主人公,他们想按自己的愿望选择人生道路,但面对现实生活和传统势力为他们强行预设的人生方案,他们“别无选择”。小说把这一代人青春的躁动、自我意识的觉醒,借助一群具备艺术头脑的音乐系学生的癫狂行为,表现出了人生的荒谬性和生命的荒谬感。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以一个饭店服务员的视角,嘲笑了诗人、演员、老师,也嘲笑了女朋友和自己。在小说中,“我”面对世俗“孤独得要命”,世俗对“我”加以无情的奚落和嘲讽。徐星笔下

的人物不再像刘索拉笔下的人物徜徉于理想和现实之间而痛苦不堪，而是在生活中游戏人间，却更鲜明地体现了生命的迷惘和荒谬，以及个体面对生活的强烈冲击时的四顾茫然和手足无措。

还应该提及的人物是残雪。她的代表作《苍老的浮云》充分显示了她在文体上的与众不同，她那怪异的感觉方式和冷峻的女性气质在她让人瞠目结舌的叙述中得到了极度的张扬。在生存环境的描写方面，残雪建构了一个背离常态的陌生世界。在残雪的笔下，人类的生存栖息毫无诗意可言。在她敏感怪异的想象世界里，生存环境充满了神秘的变形和丑陋的梦幻。在她的小说中没有鲜花和玫瑰，很少见到阳光和雨露，四处游走的是数不尽的蚯蚓、跳蚤、绿头苍蝇、满屋子的毛毛虫、整日在房顶上怪叫的野猫、在风中飞奔的老鼠，随处可见的是挂在门框上的蜘蛛网、长出桂花树的耳朵、肿胀的头颅和肢体、一盒一盒的浓痰，以及北风和野狼的吼叫。这种变形的写实是残雪个人化想象力的呈现，是女性敏感的心灵面对粗鄙化的现实对内心理想世界的无奈守护，映射了曾经走过的时代景况的多艰和女性人生际遇的凄凉。被列入“现代派”名单的残雪在叙事层面展露的才华事实上和后来的“先锋派”已难分伯仲。

和小说一样，同时感受到现代主义潮汐在涌动的还有戏剧。1980年上演的马中骏、贾鸿源、瞿新华的《屋外有热流》是新潮话剧的滥觞之作。该剧没有完整的情节，大哥的灵魂在屋内屋外自由转换，在弟弟妹妹的现在与过去、现实与梦境之间来回穿梭，在互相对话的过程中打破时空的顺序，使戏剧的结构灵活自由、任意跳跃，体现了浓郁的超现实主义风格。此剧的出现相对于现实主义话剧一统天下的那种僵化、单调、舞台写实、固守模式的戏剧观念和表现手法，着实让人耳目一新。

在新潮戏剧中影响最大的是高行健的无场次话剧《绝对信号》。此剧的故事相当简单，甚至流于老套。讲述的是一个内心迷茫的年轻人找回理想和信念的故事，但，高行健的高明之处是赋予这个老套的故事一个崭新的外衣。这主要体现为他打破了传统戏剧的表现形

式,为现代主义戏剧做了富有成效的试验和尝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以心理逻辑取代叙事逻辑。该剧不再按常规的线性叙事推动情节的发展,把剧情讲述得层次清晰、条理分明,而是从人物的内心表现出发,用心理逻辑作为叙事的单元,以人物的内心交锋和思想交流推动剧情的深入。二是以无场次的主观化结构取代多场次的客观化结构。该剧不分场次,突破了传统戏剧“四堵墙”的陈旧模式,打乱一般戏剧按时间顺序呈现故事情节的“现在进行时”的时空观念。一方面表现车厢内发生的事件,用显在的冲突勾画情节的大致轮廓;另一方面,通过人物的回忆和思考,把人物的想象世界和情感体验引入车厢内的剧情之中,并把这一切外化为舞台形象,使现实、回忆、想象以及情感体验等不同时空的事情压缩在一个舞台场景内,相互融合、重叠和交错,扩展了戏剧舞台的表演空间。三是以复合舞台语言取代单一舞台语言。此剧在舞台语言上也有较大创新,不再局限于传统戏剧单一的语言模式,强调了灯光、音响、道具等舞台辅助语言的功能,如当表现爱情时就大量运用蓝绿色光和抒情音乐,表现犯罪时就使全场黑暗并伴奏无调性的嘈杂音乐等等,这不仅丰富了舞台场景,还更好地凸现了人物的主观情绪,为剧情的进展渲染了浓厚的主观色彩。《绝对信号》的成功为戏剧舞台提供了别开生面的审美感受,为新潮戏剧的蓬勃发展注入了一针难能可贵的兴奋剂。

新潮戏剧走过的路和新潮小说如出一辙,它们在 80 年代最初的几年间为中国文学开拓了新的向度,构成了现代主义思潮兴起的重要环节,并为随后先锋小说的横空出世作了理论和创作上的双重准备和铺垫。

二

新潮小说和新潮戏剧只是一个先兆。

1985 年之后,当土壤和气候适宜的时候,先锋小说便应运而生。其文体革命更是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写了小说的写法,我们都会强烈

地感受到字里行间蕴含着的一种崭新的叙事观念和不同于以往的写作原则。在叙事层面上,先锋派小说的这种文体意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零度写作”的叙述方式、“超写作”的叙述方式、“解构和戏仿”的叙述方式、“语言革新”的叙述方式。这四种方式不是相互独立、相互排斥的,同一个作家的作品或者是同一个作品之中都有可能出现不同的叙述方式,所以我们只能说在某些作家那里主要倾向于采取某种叙述方式。

(一)“零度写作”的叙述方式

“零度写作”的叙述方式主要指消解叙述者的主体意识、避免带有主观的情绪色彩、还原到事物客观本相上、不加评论不表露热情的叙述方式。这个概念其实借用了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的观念和罗伯·格里耶追求“客观性”的思想。正如罗伯·格里耶所说:“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①所以“我们必须制造出一个更实体、更直观的世界,以代替现有的这种充满心理的、社会的和功能意义的世界。让物件和姿态首先从它们的存在去发挥作用,让它们的存在凌驾于企图把它们归入任何体系的理论阐述之上,不管是感伤的、社会学、弗洛伊德主义还是形而上学的体系”^②。采用“零度写作”的方式可以使小说具备这种“客观性”,以事物的本来面目呈现在小说之中,没有预设的意图,没有源于某种理论体系的阐释。

在余华、格非、苏童等人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法国新小说叙述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的大多数作品中,作者很注意叙述的客观和冷静,他们笔下的虚构的世界不是通过主体的讲述,而是通过描写“呈现”出来。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十八岁的“我”像一头欢快的小马驹满怀着对社会的美好憧憬出门闯世界,可很快就在

①② 罗伯·格里耶:《未来小说的道路》,《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上),吕同六主编,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520页、521页。